

「穗穗」美流苏

文本刊特约撰稿 张传伦

近二三年来，藏界名家越发雅人深致，竟亦不约而同将睿目盯住了一种轻灵飘逸的丝织丝编物：“流苏”，俗名“穗”，仅其谐音，人们已很容易将吉祥之意，推想到“岁岁(穗)平安”。

流苏之美，美的简单纯真，绝不自矜自傲，孤芳自赏，一如小鸟依人，虽甘为陪衬，而无丝毫阿谀气，又似空谷幽兰，摇曳出无限风姿，贵在一服气、谐合于各个历史年代的艺术载体。



故宫展出的“万寿无疆”挂件，流苏轻灵飘逸。 沙可 摄

古代艺术品收藏大热于今世，已有多年，温度一直不减，玩家藏者越玩越精，不独表现在藏品的精美稀世，更是随着收藏雅道的渐趋深入，懂得了如何装饰扮靓自家的藏品，增加观赏性。起初是为诸如玉器、瓷器及林林总总的杂项器物，配置托、架、台、座。更为讲究的玩家，甚至对于承载这些玩物的桌、案、几、格，特于明清品式，精覃搜罗，力求相得益彰，期与所衬托之物两相契合。近二三年来，藏界名家越发雅人深致，竟亦不约而同将睿目盯住了一种轻灵飘逸的丝织丝编物：“流苏”，俗名“穗”，仅其谐音，人们已很容易将吉祥之意，推想到“岁岁(穗)平安”，思至此处，有谁会不喜欢呢？！

纷纭绦丝 美人临风

流苏作为许多种艺术品无可替代的最佳装饰，依其物性，多缀之于古玩下部，其与所饰之物的美化是独一无二的，焕发而出的雅韵高格，令人目迷心醉，真真是古玩知己，如

咖啡之于奶粉十分融合，更亦隽味十足。这般赞喻，可谓贴切，细一思量，犹觉未能尽现流苏大雅于万一，流苏之美，最堪比拟在水一方、风情万种的美人，那流苏的纷纭绦丝，不宛若美人临风飘拂的秀发一样的吗！？

张爱玲闲心执闲笔，解语闲雅，便无一丝矫情，描绘出的美人如解语花一样可人。于是不吝遐思与幽情，赐芳名“白流苏”于《倾城之恋》中的女主人公，气质温柔娴雅。说来好玩，真流苏七色之彩，靡不备具，独无白色流苏，因其太过素净，不喜兴，“素以为绚兮”的道理于此不通。所以然之故，若置微词半句于张大才女，不唯冬烘甚矣，几为刁难苛责。“白流苏”在文学的框架下，雅得很，不然的话，换上“朱流苏”什么的试试，哪怕是“金流苏”，都嫌俗气。不怪张爱玲多事的。

流苏之美，美的简单纯真，绝不

物杂饰之。又铸二金狮子作擎，攫腾奋之状，各重二百余斤。其他彩绘绚丽，造作神妙，一时无比也”。

大汉前朝的武帝刘彻招仙阁所悬“浮金轻玉”之磬，亦极珍贵，即其附属装饰以“翠羽麟毫”为流苏，此与唐玄宗宫中磬饰流苏，缀以“金钿珠翠珍怪之物”，一样奢华。然此种流苏独为皇家可办。普通流苏，图之喜兴，亦为皇家所用，即令改朝换代，皇宫殿堂内黄穗红罩的宫灯照常夜夜高悬。“翠羽”、“珍怪”之宝出于海南岛，《庄简集》海外谣有序记“琼、崖、儋、万四州，限在海外，地理险远……所出沉香，翠羽，珍怪之物”……

今日海南省雅玩沉香的香友藏家，借地理之便，载道香岛，以香沐浴，以德履行，摩挲沉香手把件的闲逸之士，亦喜缀之以流苏，且以得民前旧穗竞相炫耀，玩古之道，有此一乐。然叹其价之昂，与日俱增，即普通老旧流苏，品相上好，不断丝、散结者，须花费数百、数千元购之，一朝得遇编结“翠羽、珍怪”之豪奢流苏，恐出万金而不能得。

据业内人士透露，前年坊间忽现一百年难得之“官作”流苏，装饰白玉环，翡翠坠，未出当日，被一方家砸下八万元人民币，纳之私箧，逢人乱讲“买得便宜”。

流苏以蚕丝编结而成，挂起来，往下垂，释名“穗”，乃俗称，雅名“流苏”，为名动词，“流”字训物之流动，流苏，有下垂的穗子摆动不定之意，故而流苏在古代最初装饰在行进的车马、季风中的帐幕。

《后汉书·舆服志上》：“大行载车，其饰如金银车……垂五彩析羽流苏”。王维《扶南曲歌词》：“翠羽流苏帐”。



玉磬流苏。 张传伦 摄

流苏，又兼“吉庆有余”之意。

民国年间，妇女衣饰还可常见磬之图案，贴身兜肚，绣之以曲尺形磬，再以五彩丝线织出流苏，外穿夹袄的“云肩”，设计更是出神入化，索性在胸肩展开磬云一朵，美人在盘头簪花，状极谐美。

老人长长的烟竿之上所挂荷包烟袋，下缀流苏，讲求情趣。

概而言之，殆至民国，流苏美意，深入世间。穗、岁之谐音，喻意“岁岁(穗)平安”！趋吉利和，亦将有益于今日社会之方方面面，而毫无扞格之抵。流苏所以为名物，且具普世价值之意义，即在于此。回

流苏美意 岁岁(穗)平安

流苏(穗)为古老的装饰物、吉祥物，诗经早有记载，《诗·王风·黍离》：“彼稷之穗”。古代传说中有五仙人乘五色羊执六穗至岭南之地——今称广州，因称广州为“穗城”，又别称“羊城”。使有“岁岁(穗)吉祥(羊)”之谓，世人皆喜“穗”之谐音，度为吉语：“岁岁(穗)平安”，“吉庆(磬)有余”，最讨国人欢心，故制磬之时即在磬身鼓、股下部各穿一小孔以系流苏，也可在磬架左右系之，美观之余，益增祥和气氛。

“峻宇雕墙，家徒壁立，昔人贫富，皆于墙壁间辨之”。大户人家，未进其宅，大门左右围墙壁上镶嵌砖雕图案，即见吉磬，多为曲尺形，亦有云朵状。鲤鱼的雕刻必不可少，且不可换作其他鱼种，意在讨得“鲤鱼跳龙门”的口彩，因为人们迷信，鲤鱼一旦跃过龙门便幻化为龙。富贵家族企求后代“成龙成凤”，较之平民更为热衷。图案中的磬和鱼往往下缀流苏，不难理解其祥和喻意，“吉庆(磬)有余(鱼)”！“岁岁(穗)平安”！阖府昌盛，增添兴旺之象。

蓬门敝户的小民之家，谅无财力玩磬玩穗，“家徒壁立”，也要贴上一张木版水印的年画，祈望来年“吉庆有余”！“岁岁平安”！但见画上两童相戏，一童双手举竿持鱼，一童左手持磬，下缀流苏。

“平安吉庆”之“吉”，则用“方天画戟”来隐喻，瓷瓶内插“戟”三支，其下悬磬，磬之左右两端各缀鱼形



清朝宝剑流苏。

张传伦 摄